

富錦文史資料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7月

本辑编辑：赵新斌 孙恒久 张国熙

封面设计：武广主

封面题字：边振家

本辑摄影：林宝峰 赵新斌

富锦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富锦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80,100字

1985年7月出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累累白骨五顶山

..... 刘学让搜集整理 (1)

中东路事件在富锦见闻

..... 吕庆丰搜集 李丕成整理 (11)

三一五富锦地下党组织遭破坏

..... 李大杰整理 (14)

富锦炸狱记

..... 牛春圃等口述 张国熙整理 (17)

马铁脖子

..... 乔福林 韩云鹏口述 孙恒久整理 (23)

我和广野治郎

..... 赵雪寒 (28)

伪满靖安军一个连的起义

..... 国如阜口述 张国熙整理 (38)

我的回忆

..... 高玉彬口述 赵新赋整理 (47)

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张进恩老师

..... 孙 为 (53)

我做侦察工作二三事

..... 李尚荣 (58)

民族英雄常隆基

..... 刘学让搜集整理 (67)

富锦县历史上鸦片种植情况

..... 李大杰整理 (89)

富锦县土改运动情况

..... 富锦县志办供稿 (96)

花马屯土改运动分果实情况

..... 李大杰整理 (101)

世一屯土改运动重划阶级情况

..... 富锦县志办供稿 (103)

张进思传略

..... 梁宗仁整理 (106)

累累白骨五顶山

刘学让

五顶山原名卧尔古力山（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富锦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当地人习惯地叫它东山。它属小兴安岭余脉渡江（松花江）南下而成。东西长、南北短，其走向是西北——东南。最高峰为五百三十八点七公尺，总面积为三千二百万平方公尺。山北临滚滚松花江，东北、东南的山脚下是同江、抚远、饶河等县通往富锦、佳木斯两条公路（哈同、富饶）的咽喉。敌伪统治时是加强“北边震护”封锁松花江面，控制富锦重镇，防御苏军进攻富锦、解放东北的重要军事阵地。

这座世代代无闻的荒山野岭却被当时入侵富锦的日本关东军一眼看中，从1942年春开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挖山洞、修明碉暗堡……。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地用极其阴险、狠毒、残忍手段（从1942年到1945年8月东北解放），在这座山上屠杀无辜的中国劳工两万余人。

神秘的“勘测队”

1942年犁杖刚下地，五顶山下突然开来数十辆日本军用十轮大卡车。车上的日本人一律身着土黄色的“勘测

队”工作服，奇怪的是“勘测队”不要当地保甲长等官吏陪同，自带翻译（日本人），在山脚下召开了村长会议。翻译用流利的中国话讲：日本关东军派“扶桑社”勘测队到五顶山要进行数年之久的测量，呈军命令：“三日内撤出、拆除山里所有的窝棚、马架子、农具、柴炭……三日后人畜均不得入山，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从此，附近村屯便再无一人一畜敢进山了。大约十数天后，便出现了蒙着军用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越来越多的向山里开进开出。同年秋，日本人又从富锦县城西原“江上军”司令部的口岸向五顶山修建一条轻便小铁道。小铁道一竣工，日本关东军便下达了命令：晚六点到第二天早六点，沿小铁道两侧的村屯住户一律戒严熄灯，牲畜卸套入圈，违者开枪打死勿论。1942年起小铁道上每天夜里车辆不断，轰隆轰隆，彻夜不宁。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五顶山。就在这条小铁道彻夜不宁地向山里运送物资的同时，从富锦县城开往五顶山的公路上，夜间便出现了大批的蒙着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满载着从关里、辽宁、吉林等地抓来的劳工。从此，东山出煤出铁的骗局被人们看穿，人们再也不相信“勘测”的鬼话了。

三个穿水泥袋的“纸人”

1942年秋天，西五顶村西北岗上有一片高粱，长势十分喜人。一天早晨，有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到地里看高粱成色。他正走着，突然不远处响起了高粱杆的哗哗声。老人以为是有人偷庄稼，便紧走几步大喊一声：站住！随着

喊声，突然在他几步远处跪着三个人。说是人也只有三分象人罢了，是三个穿水泥袋的“纸人”。满面污垢，头发胡子连成片，除两只眼睛外，全身几乎都是黑色，一个个骨瘦如柴，真比庙里的“小鬼”还可怕。三个人跪着一动不动，浑身颤抖，瞪着红肿的眼睛望着老人。任老人怎么询问也无人回答。经老人再三解释说明后，一个操着唐山口音的人（已无法辨别年令）才战战兢兢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是中国，还是外国？当他们知道这是“满洲国”就是东北三省时，一个个才如梦初醒，面部露出一些惊喜。当老人询问从哪来的？是不是从山里逃出来的劳工时，则三个人面面相觑，吓的一言不发，只是叩头求饶，要求给换衣服，给点吃的，再给指条生路。说罢每人从怀里大把大把地掏大烟土，做更衣求食的酬金。当知道站在他们面前这位老人是地主家长工时，才承认了是从五顶山逃出来的劳工。老长工再三叮嘱，白天行走不便，就躲在这片高粱地里，饿了就啃大半浆的高粱头，天黑时老长工送他们上路逃生。老长工走后，三个“纸人”一动不敢动，盼着天黑好逃生。

天太黑以后，那位好心的老长工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悄悄地溜出了村。老长工的破蓑衣里包着几件破旧衣服，小男孩拎个破“喂大罗”（铁桶），在碎草下边藏着几块两合面的饼子和几块咸菜疙瘩。这一老一小进高粱地后，悄悄地寻找“纸人”。怪了，早晨见的那三人都不见了。又不敢大声召唤，两个人只好挨垄沟的寻找，足有半袋烟工夫，这三位“纸人”才从三个不同方向悄悄地出现在一老一少面前，原来三个“纸人”对老长工不大放

心，唯恐回去报告什么人，因此才隐蔽起来。他们躲在暗处，确实没有发现尾追者后才慢慢放下心的。当看见两合面饼子、咸菜时，真比御宴还馋人，老长工只准每人吃半个饼子、一块咸菜，多了他们胃肠受不了。剩下的叫他们留着路上用。在三人狼吞虎咽的吞食干巴饼子时，老长工从兜里掏出一把打马鬃的剪子，为每个人理了头发。这时天已黑了，但上路还早，老长工叫他们再等一会，叫小男孩到地头去“放风”。这时操唐山口音那位才较详细地说了日本法西斯在五顶山秘密修筑军事工程，残暴屠杀劳工的悲惨情况，但对他们三人经历却避而不谈。又粗略地叙说是从河北抓的劳工，一路上全戴“黑帽子”（就是黑布袋），谁也不知云往何处……。最后，老长工详细地介绍了逃生路途以及路上应注意的种种事项，特别遇到警察特务盘问，就说去富锦割大烟的，正好把身带的大烟土做为买路求生之用。三个人千恩万谢地给老长工叩头，一定要赠大烟土，老长工半点没收。小男孩回来后，老长工便指点三人越过横道，钻进了另一片玉米地。

五顶山之谜

1942年春天，日本关东军占据了五顶山后，不惜一切代价，从日本国派遣专家，运来大批军事物资，抓来数万中国劳工，修筑五顶山军事工程。

工程的总指挥是一名日本少将（姓名不详）。他一个人有三部小轿车，视察工程一日换数次小车，夜间小车全进入山洞里。看押劳工的全部是日军，驻山下的靖安军不准进山一步，就是伪军军官也不许踏入禁区。

五顶山的工程大致分三部分：一是盘山道。凡“内山区”各主峰均能从极隐蔽的盘山道上通行汽车。全山的盘山道以主峰（卧尔古力峰）之路修的质量最高。从西小河口到主峰峰顶全部为沙石路，路面也较宽，一年四季风雪雷雨无阻。第二是修山洞子。按需要各山洞的长度宽窄不一，但每个山洞子全是S型。主要山洞全部打通，山洞内有照明、通风设施，能开进汽车，山洞内的主坑道两侧为30—50公尺的小山洞，除储存军火外，便是被服、给养……等。第三项工程是修筑各种明暗碉堡。全工程的土建、修山洞子、地堡盘山道等笨重活计全是中国劳工干，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密工程，全由日本“扶桑社”的人员亲自动手。

五顶山上的劳工

五顶山的劳工二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富锦当地人一个也没有。这些劳工一旦命运注定送富锦五顶山，便到统一指定的地点集中，每个人戴一个黑帽子（两层黑布口袋），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当时进入五顶山的劳工分两路：早路是戴黑帽子的劳工，坐日本关东军的军用专列（闷罐车）到佳木斯，五顶山的军用卡车开进站里（全是夜间），戴黑帽子的劳工下了火车便直接装入汽车。汽车上有严密的布蓬，在日军的押送下连夜开往富锦五顶

山：另一路是水路，运载劳工的军用船只，开往富锦城西当时海军司令部港。下船后直接装进五顶山来接劳工的大卡车，当夜送到五顶山。进山到了劳工指定居住的地方，劳工下车才由日军逐个摘掉每个人黑帽子。因此劳工不知身在何处，都以为到国外去了。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伪靖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一百到一百二十人，每棚两个队，每队四个班，每班十到十五人（缺额不增补）。穿水泥口袋的三个“纸人”，便是西四区205棚的劳工。

日本关东军对中国劳工的看押是每棚劳工有一个日军小队（十到十二人），三到五只纯日本种的狼狗，日军看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七天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军牵着，夜间全部放开，想逃出去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人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中心设一中心大狗圈（有三十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秘密机构，只有对日军官兵才是名副其实的医疗机构）。

劳工们的生活真是猪狗不如。劳工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继之便是黄豆破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冬夏全吃山水、雨水、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入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上衣前后心有劳工本身的号码，这身更生布的作业服一直穿到死。为此不少劳工全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怪服，无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

四季不离身。

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和狼狗的监押下向工地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扯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所以常了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儿”。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劳动。中午一般不出坑儿，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因此，劳工们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赴现场的往返路途。收工后“点呼”，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每五人左脚用一条大绳拴在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劳工的归宿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遮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沙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部分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那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时间上早晚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劳工的“医务所”

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的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呀？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难友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医务所”，多半是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务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尤其加之以传染病之名更是狗圈的“上宾”。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食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针，片刻后便逐个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在山里的所有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部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品。个个吃的膘满肉肥，毛管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贻害劳工的大烟土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大烟份，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三日行发大烟使全棚劳工就地长眠，不用一枪一弹。这些大量的烟土，也是日本开拓团专门为五顶山劳工种植的。

屠刀下的劳工

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触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日军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人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去住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迹象，便当众劳工面前用日本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啥也不因为，日本人酒后便随时拉出某人砍头杀掉。

惨死于毒药

某一项工程结束，日本人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伙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各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人在饭菜里下了毒药，不等半夜十二点，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便讲：“某区某棚劳工得什么传染病身亡”。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一火焚掉。

送劳工回家

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

后，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然后，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合，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严严实实的卡车内满山转游，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的砍头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夫、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丝捆绑双手，后逐个地砍头。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1945年8月9日被日军抓进山的车夫，日军在撤退前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因马的主动脉没砍着，半夜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死里逃生。这次共砍了十三人。

中东路事件在富锦的见闻

昌庆丰

1929年冬，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问题发生冲突，双方经交涉未达成协议，致使矛盾激化，酿成一场战争。我驻满洲里的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五旅梁忠甲部，驻扎贾诺尔的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七旅韩光第部，均被苏军击败缴械，梁忠甲旅长在满洲里被俘，旅副魏长林阵亡，韩光第旅长和张季英、林述青两团长在扎赉诺尔阵亡。两旅被俘官兵均被苏联运往伯力，兴安岭以西地域全被苏军占领。当时松花江下游重镇之一富锦也遭沦陷，损失惨重。

1929年6月，中东路事件前夕，为了防御苏军入侵，中国海军司令沈洪烈来下江视察后，对富锦防御及兵力、兵器亲自做了部署：将中国海军“江”字号与“利”字号两舰队布防于松花江下游一带。“江”字号的江亨、江安、江清以江亨为主力舰，布防在富锦县龙上庙附近。“利”字号的利川、利遂、利捷，以利川为主力舰。另外，配有小舰艇数艘布防在下吉利一带。江清、江安、利遂、利捷各带小舰艇数艘布防在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口，同江一带。为了加强防御，又由青岛调来大炮一门，海军陆战队五百名。并将大炮按放在松花江下游最大的拖船“东乙”号上做为炮阵地，到下江布防。海军陆战队留在富锦加强了陆上的防御。当时

的各个部队精神振奋，分别在富锦、同江、三江口一带，构筑了比较坚固的工事，准备和苏军决战。陆军有路团，团长为路永才。马团，团长为马龙图，都归一旅旅长李杜镇守使指挥。

1929年10月12日前，苏军早就作好了入侵准备，但却屡以红灯诱骗，以麻痹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认为苏军无意战斗，也未防备。10月12日拂晓，苏军在同江突然向我开战。由于我军思想麻痹，准备不足，在苏军飞机、大炮、军舰配合攻击下，很快将中国海军击败。军舰被炸沉，海军陆战队大部牺牲，余者溃逃。仅剩下“利亨”一艘开回富锦。同日，苏军飞机一架来富锦低空侦察。中国军队为增强江上防御在纪家亮子一带设下拦江大索封锁江上航道，以阻止苏军舰队进攻富锦。同江战败消息传出，10月17号又由沈阳调来罗团，该团是步、马、炮、工、辎装备齐全的团。在罗宪章团长率领下到富锦、同江一带布防。又在富锦东大庙附近修筑工事。在10月30号凌晨，苏军飞机三架来富锦扫射，午后三点钟左右来飞机六架盘旋扫射“江亨”号军舰。全县百姓惊惶失措，乱跑乱串，混乱已极。当下午四点钟左右，“江亨”舰发现苏军已破坏了拦江索，只发射三发炮弹，眼看大势已去，遂将炮栓卸下，舰身沉于龙王庙附近江中，全舰人员溃散，争相逃跑。次日拂晓，苏军又向富锦猛攻。锦昌火磨和永顺彩商店（两处楼、屋都是用木板修成的）全部打着起火，延烧多处，富锦城东半截呈现火海一般。下江的张学思部队和罗团等军队，早已溃不成军，往二道岗、集贤、花马一带溃逃。苏军七、八艘军舰逆江而上，并在六、七架飞机配合下，攻

入富锦县城。苏军入城后，又立即把县政府、邮电局、电台等军政重要机关放火烧毁。继将德祥东火磨和锦昌火磨面粉，让群众自由搬取。当时群众争相抢夺，秩序混乱已极。11月3日，因即将封江，苏军的军舰上装了很多面粉后，方撤军回国。

事隔二三天，依兰镇守使李杜乘船来富锦，住在商务会。当晚由于饭店失火，苏军才退，群众惊魂未定；各大商店备有枪支，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随即又放起枪来，枪声不绝入耳。李杜闻声登船，吓得顾不及起锚，竟将锚链砍断，急如星火，逃回依兰。事过不久，中国报纸报道李杜在此事件中如何指挥士兵英勇作战，如何收复富锦有功等骗人文章。由此我不但不相信中国报纸，也目睹中国军队之腐败无能已极。此次事件富锦损失惨重，约计不下二、三百万元。同时给富锦历史上增添了外国军队入侵的一页。

当时富锦群众对旧中国军队的腐败无能感到可气可笑，流传着一首歌谣：

路瞎打，张坐坡，罗团一败二百多。

“江亨”放三炮，时局不可靠，急忙卸炮栓，“江亨”沉水了。上岸抓牛车，一直往南造（逃），百姓见光景，纷纷城外跑。

（李丕成整理）